

## 瘋女孩

夏天即將結束的時候，我想起了她。

島嶼南方的夏天，太陽光總是洗白了柏油路面，整個天空亮得彷彿不曾有過陰霾。儘管午後雷陣雨下得霹靂，不一會兒也全都放晴了。

溫度直線上昇，頓時蒸發了雨過後殘留的水氣，任誰都不相信這裡曾經下了場驚天動地的大雷雨。可喜的是，由於地形環境的因素，雖然人人頭頂上像冒著火，天空的浮雲還有流動的空間，不若島嶼北方那般悶熱難耐。

整個白晝，亮得驚人。

這是我現在才回想起來的往事。

關於那幾個夏天、南部的大太陽，以及太陽底下一群不知累的小鬼，還有她。

我們總是有玩不完的遊戲，而她永遠站在旁邊看。

我們從來不邀請她加入，也極少跟她說話。

她很喜歡站在旁邊看我們玩，有時候走開去別的地方，一下子又回來盯著我們看，然後笑得比我們其中的任何一個都要來得開心。

我們還是不想理她。

我們會跟她的哥哥玩，也會跟她的姊姊說話。獨有她，大家都假裝她不在這兒。

事實上，她始終是最顯眼的一個。

第一個夏天，女孩拎著行李，跟外公坐了四個多小時或是更多時間的火車南下。

究竟花了多少時間，女孩的記憶一直圍繞著四個小時打轉。因為當她頭一次坐火車去外公家時，姨媽是這樣告訴她的。他們搭乘的是最新、最快的火車，所以只要四個多小時就到了。儘管很久以後，她不再需要回外公家時，還是記得這「四個多小時」的車程時間。

火車只開到市中心的車站，還要走幾步到旁邊的客運站，換搭有著灰綠色外殼和灰綠色座椅的客運車，再經過半個小時才到得了外公家。

客運在村口對面的站牌前停了下來，女孩跟著外公，一老一小都不甚靈敏地步下車。外公牽起了她的手橫越馬路。馬路的一面是不知種了什麼的田地，另一面則是井然有序的鄰里村鎮。

一條巷子，就是一個村。每個村子口都搭起了高高的門楣，懸掛著各自的村名。遇上節慶，兩旁還會懸掛國旗，迎風飄揚得替單調的水泥牆多添了幾筆流動的色彩。

馬路上的車子不多，進到村子裡後，幾乎見不到汽車蹤影，連機車也少有人騎，人們最常使用的交通工具是腳踏車，待要進城才會坐客運，或請有車的人家順道載一趟。村裡面共住了四十戶，只有一戶人家有汽車。他們把院子改成了車庫，裝上屋頂和電捲門來擋風遮雨，卻讓女孩產生說不出的驚扭。

這戶人家是租房子住的，不像其他人都是政府分配好的住所。

至於為什麼一個本省人家庭，會租房子租到眷村裡來，女孩卻從沒想過。

撇開他們家不見天日的車庫，女孩喜歡跟這家的兩個男孩玩。哥哥跟女孩同年紀，弟弟小了三歲。兄弟倆不僅在年齡上有所差距，體型上更是一個壯碩，一個瘦小，一眼就能認出高大的是哥哥，瘦皮猴模樣的是弟弟。

哥哥老愛跟前跟後地叫女孩「大小姐」，弟弟則不太說話，卻也跟著哥哥到處轉。

從台北來的女孩，在這群人眼中真像個大小姐吧！

他們從別人的口中聽說過台北，然後用盡小孩能有的想像力去想像這個遙遠而繁華的城市。女孩剛好符合了他們的想像。她帶來了許多漂亮的衣服，村落附近買不到的進口零食，以及女孩本身具有的嬌俏模樣混雜了長途車程的疲憊，在在都是關於遠方的想像。甚至連女孩的身世，她為什麼會獨自跟著外公回老家，也成了茶餘飯後的話題。

在羨慕與好奇的眼光下，女孩是被嬌寵的，儼然是這個村裡的小公主。她本身卻渾然不覺，以為外公家附近的人都是這樣友善。女孩整日往外跑，跟一群孩子追逐玩鬧，就算太陽將奶一般白皙滑嫩的肌膚塗上了層蜜糖色，甚至比當地的孩子還要來得黝黑，她也不以為意。

只有午後雷陣雨能澆熄女孩的熱情。

說來就來的大雨，總讓在外玩耍的孩子們各自四散奔逃回家，然後靠在窗旁跟著時鐘的滴答聲默數，巴望著雨過天青。所幸這雨來得快去得也快，太陽一下子又露出了頭，又是一個適於玩跳房子的好天氣。

這天，雨卻下個不停。

女孩聽到屋外有人在唱歌，不成調的旋律被雨打碎了，顯得格外嘶啞。聲音慢慢傳向家門口，徘徊不去。與大門隔了個院子，女孩坐在內門廊前高起的門檻上，專注地直視大門，想要判別是真是有誰在門前唱歌，或只是從哪一家傳來的歌聲。朱紅的木頭大門是過年時才漆過的，她見到雨滴沿著門板滑落，像在胭脂上滾過了一圈，透著晶瑩的紅色。

仔細聽，真的有人在門口唱歌。

原本在家中看小說的小阿姨也聽到了。她撐起傘，快步走到門前，從打開的門隙中喊著：「秀芳，下雨天趕快回家！不要在外面。」

「我不要回家。」原本唱著歌的女生，突然生氣了。

「乖，妳先回家。明天再出來玩。不然會感冒。」小阿姨哄著。

女孩跟著擠到小阿姨身邊，她想看清楚這人是誰。

被喚做秀芳的女生，剪了個西瓜皮的髮型，額前的一排瀏海被雨水打溼了，像是假髮般一動也不動。最引人注目的，是她奇怪的笑容。話語明明聽起來在生氣，嘴角卻是上揚的，而且眯起來的眼睛不知道在看哪裡，好像沒在看人，又好像把人看進了心坎兒裡。女孩注意到秀芳的門牙有一顆只剩一半了，而且其他的牙齒上還可見到黑黑黃黃的齒垢，一口牙幾乎都要蛀爛了。這一點讓女孩很在

意，忍不住一直往秀芳的嘴巴盯著看。

小阿姨哄了半天，秀芳始終不為所動。雨水浸溼了她的全身，也無所謂。小阿姨沒辦法，只好趕她走，不管她要不要回家，但不准她賴在門口。

秀芳這次沒有反抗，乖乖地離開這裡朝村口的方向走去。小阿姨不放心她一個人，又喊了聲叫她不要跑太遠，隨即回頭拉著女孩的手往屋裡去。

女孩問起秀芳。

小阿姨含糊帶過，女孩只探得了秀芳是村子底最後一戶人家的女兒，好像有些不太正常。

哪裡不正常，卻沒人說得上來。

我們在玩的時候，她好像也在跟我們一起玩，甚至會插嘴個一兩句，發表對某一個遊戲的感想，或是捉迷藏時跟扮鬼的人洩露其他人躲藏的地方。

我們不那麼喜歡她，但也不至於厭惡到會掩鼻而走的程度。

她喜歡在旁邊，就把她當成是一棵樹吧！偶爾風大了點，會沙沙作響，其餘時候是不礙事的。

她常常穿一套白底粉紅碎花的裙裝，腳上永遠是紅色的塑膠拖鞋。剪齊了的頭髮，不是枯黃無光澤，就是沾了些泥灰而糾結不清。但是，這頭宛如髮禁時期中學女生的髮型，倒讓她什麼時候看起來都像是同樣的年紀。

不管過了多少年，她始終是那個樣子。

她究竟多大年紀？

初次見到她時，以為是國中生，可是她的哥哥也才國一。隔了五、六年後，她還是像個國中生，她的哥哥早已國中畢業，在外縣市讀專科學校。

她一直待在家裡，似乎連學校都沒去上。

雖然我只有寒暑假時會去南部，但仔細一想，對於她的印象幾乎都是那件單薄的短袖衣衫，以及被陽光拉長的人影。

這實在太奇怪了。

她只在夏天時出現在眼前，而我也只在夏天時才對她留下深刻的印象。

其他的日子，宛若從未存在過。

第二個夏天，女孩依然跟著外公南下，脖子上多了條媽媽用紅線穿成的玉墜子，說是為了避邪。

雖然村子位在山腳下，附近又有軍事學校，倒是從未聽聞過什麼靈異現象，流傳開來的鬼故事都是別家村子裡的事，更加不關己事般的加油添醋胡說一通。秀芳的哥哥是說鬼故事的能手，已經上國中的他不太跟村子裡的孩子玩，卻樂意聚集大夥兒說鬼故事。

秀芳也會跟著擠過來聽。聽完後又用那獨特的沙啞嗓音說才沒有鬼，或是誰家院子裡真的有鬼。

「妳亂說！」被點名到的孩子多半會半信半疑，但眼下卻是不能認輸的。

「我才沒有亂說！」

「妳明明就亂說。不然拿出證據來啊！」

「證據就是我看到了。」

「妳胡說！妳神經病！」

「你才神經病啦！」

當秀芳跟誰爭吵的時候，秀芳哥哥早就回自己的房間，沈浸於青春期男生自己的世界。其餘的孩子跟著幫腔幾句後，大多會以「不要理秀芳」為結論而把被點到名的孩子拉走，另外去玩別的遊戲。

秀芳就跟鬼故事一樣被拋在腦後。

女孩雖然平常不跟秀芳說話，卻很喜歡偷偷觀察她。

如果村子的空地沒被他們這群孩子霸佔，秀芳就會出來四處走動。她的世界就在她的步行範圍內，她會唱歌，會自言自語，也會對著遠處傻笑。有人來了，她就退到牆邊，或是自家院子屋簷下。

秀芳家的大門很少關上，院子除了一盆盆栽外，沒有其他花木，整個空間都拿來停放腳踏車了。共計三輛腳踏車並排停在那兒，是秀芳爸爸、哥哥，和姊姊的。

秀芳的媽媽不需要腳踏車。

說起秀芳的媽媽，人們都是一臉同情，卻也弄不清楚究竟發生了什麼事。有人說她住在療養院裡，有人說她被送回娘家，也有人說被秀芳爸爸送去哪間寺廟了。

「幸好頭兩個孩子都正常。」每次說起秀芳一家人，大家不免都要如此作結。這麼說起來，那些言談間流露出的同情神色，不知道是對秀芳媽媽、秀芳爸爸，或是秀芳了。

有一次，女孩沒有出去玩，在自家院子摘花，又聽到秀芳在巷弄裡自言自語，便從大門信箱的投遞口往外瞧，偷看秀芳在做什麼。

看了半天沒看出什麼名堂，卻被小阿姨發現而制止，「偷看別人是不禮貌的。」

「可是，秀芳好奇怪喔！她是不是神經病？」

「不要亂說。秀芳很乖的。不要說她是神經病。她會知道的。」小阿姨馬上糾正女孩的措辭，並且再三告誡她不可以在別人面前說秀芳是神經病。

「那在家裡可不可以說？」

「幹嘛那麼愛說人家是神經病？」

小阿姨白了女孩一眼，女孩從此知道秀芳其實是神經病，要不也離神經病不遠，但是她不能說秀芳是神經病。

她還是忍不住與老愛跟在他身邊轉的兄第二人討論這件事。經過一番討論，他們仍舊無法下結論秀芳究竟是不是神經病。每個人對於神經病都有其特殊的想像，每個想像套用在秀芳身上，好像符合也好像不符合。

「神經病」或是「瘋子」等的字眼，突然間變成不能隨口罵人的話，讓他們感到十分驚扭。因為這分驚扭，他們在心裡都同意秀芳是「神經病」或「瘋子」，

卻誰也不願意公開承認這樣的認知。

女孩開始懷著憐憫與優越感對待秀芳。

她學會了小阿姨哄秀芳的口氣。雖然秀芳的年紀應該比她大個幾歲，每次跟秀芳說話，她都像哄小孩似的。不過，大部份時間，她還是不想跟秀芳說話。

秀芳常常一語驚人。她不管別人將會起什麼反應，想到什麼就說什麼。雖然這總是引起附近的孩子跟她吵嘴，但吵久了，也沒人當做是一回事。於是，秀芳自言自語的時間漸漸變多了。

她似乎有著用不完的時間。

我們的夏天，常常一下子就過去了。

芒果熟了的時候，是相見面的日子。等到龍眼上市，差不多就該收拾行囊，互道再見，準備九月開學。

九月其實還很熱。即使過了中秋，南部的夏季依舊十分耀眼。甚至連冬天也像夏天一樣，每每吸引許多嚮往熱帶風情的人潮前來渡假。

觀光客是走不進我們的夏天的。

村子裡始終是那幾個人，儘管來來去去，也多不出什麼新面孔。

我們把這裡當成樂園。孩子盡情遊戲，大人忙於一日之計的生活所需。

我們在樂園嬉戲，充滿誘惑的因子全被排除在外，她則是這個樂園的一份子。

她不屬於大人或是小孩。她比我們長得高，可是人人心底都把她視為比小孩還要來得天真的人。

無法歸類的時候，只好不理她。

等到夏天結束，我們各自回到遙遠的住所，她仍然在這裡踱步。

整個漫長的冬天，我們從未聯絡。

直到下一個夏天到來，才又相聚一起，帶著不退熱的熟絡，讓她在一旁看我們玩遊戲。

玩過好幾個夏天。

忘了是第幾個夏天，女孩跟秀芳起了一次爭吵。

從附近山坡竹林摘了根竹子回來的女孩，一進村子裡就與秀芳四目相對，她趕忙移開了目光，假裝沒看見秀芳而快步通過。

「妳媽媽不會來接妳了。」秀芳突然朝女孩大喊。

女孩狠狠瞪了秀芳一眼，秀芳又繼續說：「妳媽媽不會來了。」

「騙人！」女孩比她還大聲。

「我沒有騙人。妳媽媽不會來了啦！」

「妳媽媽才不會來呢！」

女孩朝秀芳踢了一腳，迅速跑掉，不管秀芳依然在那邊叫嚷。秀芳說話總是喜歡重複，同一句話可以說上好幾遍。通常沒有人會理她說了些什麼，但是這一句話卻深深刺入女孩隱約的恐懼中。

村裡的人都知道女孩的父母離異，女孩跟著媽媽兩人住在臺北，單親媽媽要顧及小孩跟工作委實辛苦，只要學校一放假，女孩便被送往外公家，多少可減輕女孩媽媽的壓力。

可以盡情奔跑玩遊戲的外公家對孩子來說是天堂，但是什麼時候該回家，女孩可是記得清清楚楚。

清清楚楚地記得，媽媽說要來接她。

如果媽媽不來了呢？女孩從沒想過這個問題，現在被秀芳這麼一說，倒還真有點擔心了。

她回家問外公，外公說媽媽當然會來。小阿姨則帶女孩去找秀芳，要秀芳不要亂說話。

秀芳悶悶地不吭一聲，看起來倒像是女孩領著小阿姨去欺負她了。

從此以後，女孩開始討厭秀芳。

討厭歸討厭，女孩對秀芳仍然充滿著好奇心。

雖然是跟秀芳吵嘴才說：「妳媽媽才不會來呢！」可女孩在說這句話的時候，卻在心中猶豫了一下，因為秀芳的媽媽好像不是一般的媽媽，她在哪裡呢？

終於有一天，女孩看到了秀芳的媽媽。

秀芳家停腳踏車的院子地上，坐著一名跟秀芳長得很像的婦人，她的眼神比秀芳更讓人不解究竟在看哪裡。同樣是露出耳垂的短髮，她的頭髮看起更像從未梳理過。讓女孩感到訝異的是長洋裝底下一副銹住腳踝的細鐵鏈，鐵鍊被拴在牆壁的鉤子上。

秀芳爸爸把秀芳媽媽接回來了。

可是秀芳爸爸白天要上班，哥哥姊姊也常常不在家，為了不讓秀芳媽媽到處亂跑，只好用鐵鍊繫著，等到秀芳爸爸回來才把它解開。

據說秀芳媽媽在結婚前就生病了，可是秀芳爸爸還是娶了她。

鄰居私下說著這病大概會遺傳，看秀芳的樣子就知道了。現在雖然不嚴重，長大後不知道會變成什麼樣子。

秀芳只管很開心地到處跟人家說：「我媽媽回來了。」

女孩看得出來秀芳的心情很好，她問小阿姨秀芳媽媽怎麼了，小阿姨依舊以她還是個小孩不會懂得為理由，敷衍著她。

「秀芳以後會跟他媽媽一樣嗎？」女孩問。

「不知道。」小阿姨回答得乾脆，卻不想繼續這個話題。

女孩只得趁在外面玩遊戲的時候偷看秀芳和秀芳媽媽，然後以她有限的知識去推想。

秀芳究竟會不會變成瘋子？

但是，小阿姨說不可以叫她瘋子或神經病。

為什麼呢？

直到最後一個夏天結束時，女孩以為秀芳永遠是同一個樣。

我們的夏天，結束在各自升上國中的年紀。

迫不及待脫離「小朋友」的稱呼後，還要繼續玩跳房子或紅綠燈等的戶外遊戲，似乎顯得幼稚。

等到沒人想玩時，自然也少了相聚的理由。

柏油路面依然發燙，上面少了粉筆畫線的痕跡，也沒了幾雙被燙紅的腳掌印，倒顯現出本來的黑色了，而且是黑得晶亮的那種色彩。

她成了這村子唯一會在艷陽下四處走動的人。

然後，她不知道去了哪裡。

很多年後，當我企圖重返這樣的夏天，已不見她的身影。

整個村子都不見了。

剩下的，是夏天揮散不去的氣息。

一年比一年來得熱。